

安慶砂糖同業組合
安慶棉糸布同業組合
安慶礦油同業組合
安慶燐寸同業組合
安慶蠟燭同業組合
安慶石鹼同業組合
安慶地方捲烟公會



一池春水

(舵工)

遇到這種艱難的時
會，無論是團體生活，
或單獨生活，皆容易
，漫說添置衣服，就是每天門門七
件事，也就不易張羅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物價僅管
上漲，每個人的生活，還是這樣的
過着，從未見餓死一個人，這就是
各人頭上有青天，各有各地法門罷
了。

本來，過這種生活，是很不容
易的，但中國人，慣管人家閑事
，不說某人不得了，就說某人還可
以過，實在，這都是聽書流眼淚，
替古人擔憂，正所謂是，吹竊一池
春水，干卿底事。

由天賦談到地賦

(剛)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
性善惡混，我們平常性善也好，性惡
也好，性善惡混也好，總而言之，統而
言之，這個性總是「天賦」的！決對不會
先有善惡，然後才有這個性，至於性善
性惡性善惡混，都是性之所近罷了！我
們要是分別性的善惡，却不是三言兩語
簡截了當的可以了之！像他們都是「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成書累累的都還
辯不清楚！何況我們是這樣隨便的說說
呢？既然辯不清楚，我總認定這個性是

「天賦」的，決對不會有什麼錯誤罷？

有人說：「天賦」不僅是性，還有一
種「聰明」也是「天賦」的！那我可要說一
句，這個「糊塗」一定是「地賦」的！因為
我怎麼要說「糊塗」是「地賦」的呢？因為
人家說：「聰明是得天獨厚」，又說：

「天賦是極公允的」，既然「天賦公允」，
只有「聰明」是佔了一個優先權了？（？）我
再不能說「糊塗」是得天獨厚，是「天賦」
「極不公平」，只好說是「地賦」，豈不免
得兩相衝突，省了一些麻煩嗎！

最後我要聲明一下，「天賦」是很
久的名詞，至於這個「地賦」，還不知
道有沒有這個名詞？要是給劍塵兄看見
了，又要說我是「創格論調」呢！哈哈！

綏靖團成立週年紀念 即席贈劉團長

(鈴木)

(其一)

彼此聞名夙因，報知厲鬼似非人，
雷池相見初識，同是青年面目真。

(其二)

一年容易轉陽春，和運天開萬象新，
志在救民與救國，何分爾我與疎親。

(其三)

治安重任我仔肩，綏靖君須策萬全，
...

南國屏藩春氣暖，柳營試馬著先鞭。

(其四)
皖江風雨感同舟，破浪排空上下游，
東亞聯盟杯在手，與君痛飲祝千秋，

可憐的女子

(同寬)

李老頭扶著拐杖，氣急敗壞的走進
他那破陋的老屋，一屁股坐在羅漢椅
上「啊呀！啊呀！」的喘息起來，秀正
在低著頭做著裁縫店的活計。知道爸爸
回來着，就仰着脖子說道：「爸！錢借
來着嗎？」李老頭不斷的互搓着兩隻枯
乾的手吃！吃！作響。許久，悠然的嘆
着「口氣說道：『借錢嗎？』沒！沒！
沒有。」說着抬起那斑白的頭，看見床
上躺著那久病不起的老妻，不期然那深
凹陷陷的眼眶，已經濕潤了！淒然的說
道：「妳媽！睡著了。可吃些什麼？」
秀哭喪着臉說道：「媽！不吃六穀糊，
想吃！吃飯！」李老頭愁着眉頭說道
：「米真貴呀！...」李老娘在床上翻動
身子已經醒了。看見李老頭說道：「
哦！你回來了麼，借到沒有？」李老頭
吁嚕的說道：「沒！沒！沒！沒有！」
李老娘怔怔半響！鼻中「息率」！「息率」
的吸泣將起來！李老頭陡然站起

身子，說道：「我
去借了」。說着扶
着拐杖，着力的點
着地面（着）（着）
！...走到外面去
。時候已是黃昏，
人家屋頂上都冒著
縷縷炊烟。秀因為
絕着糧，仍然做着
活計，一面聽着媽
媽病中呻吟，一面
掛念着爸爸還沒有
回家！心中好似繡
花針戳着痛！那淚
珠好似斷線珍珠牽
連不斷！淒然，一
陣急促腳步聲

(未完)

代郵

投稿諸君鑒：
三月份稿費，業
已結算，請於（三
十一日）以前，攜
帶私章，逕向本社
會計課支取可也。
副刊編輯室啓

軍票市價

▲進
四十四元七角五
▲出
四十四元
▲分類廣告

遺失聲明

啓者鄙人日前外出
一時不慎將縣民證
遺失除聲明作廢
聲明作廢
龍清泉啓

友誼攝影社
正門開幕
美者與相
出品精良
登記相
特別快
號三十六路肅李
美物廉價 相照號本
迎歡任無 贈光蒙承

安慶洋行
專辦應時 洋貨布疋
花色齊全 零剪批發
綢緞布疋門市部
價碼極廉 格外克己
承蒙光顧 無任歡迎
號十街貨國慶安：址地

新報印刷
精工裝訂
機器印刷
取費低廉
交件迅速
號七拾街才育：址地
號二六話電：館業營

林大戲院
鳳玉何 童麟劉
王雷雪水 王
郭鴻 陳鴻 郭鴻
培鴻 聲鴻 崑鴻
本全 挑出 日
三堂 牙帝 戲
雪恨 弟 京 夜
烏汾 麻長 戲
龍河 姑亭 會
灣壽 上壽 會